

论蒙古文论研究的重要性

敖·查赫轮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文化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蒙古族文论研究是蒙古文学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可谓对于包括蒙古文学在内的蒙古民族的整体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学科专门化、研究队伍规模化、研究成果精品化是它发展过程中的三个突出的特点。笔者认为，蒙古族文论学科建设和对之进行理论研究是现代化的需要，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蒙古文论；社会文化；发展概况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识码：**A

蒙古族文论研究是蒙古文学研究领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知识体系可谓对于包括蒙古文学在内的蒙古民族的整体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蒙古文学有千年发展史，蒙古民间文学的发展史就更长更远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多种多样，蒙古文学逐渐被分成母语创作的文学和非母语创作的民族文学两大支流。可以说，在蒙古语创作的文学历史上这种现象已持续了七八百年。而在蒙古文论史上这种复杂发展过程又持续了三四百年。”^[1]

蒙古文论研究应教学和科研要求，在“新译红楼梦”校编过程中，通过发现译者哈斯宝及其回批，正式进入有意识地研究阶段。1981年，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工作者巴·格日勒图教授第一部文论资料选集《蒙古族作家文论选（1721—1945年）》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收集整理出18世纪前叶至20世纪中叶这200多年间的蒙古族作家近百篇论文作品。1986年，增订后的该书曾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大陆书展会。次年，在内蒙古大学首届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著名蒙古学家清格尔泰教授在会议报告中曾这样评价该书：“巴·格日勒图的《蒙古作家文论选（1721—1945）》所收录的诸多文章主要是蒙古族文人撰写的关于文艺问题的评论。这些文章介绍和论述了与文艺学基本问题紧密联系的各种学问，尤其是对艺术表现手法进行了广泛的阐述。不仅如此，这些文章的思维方法也具备浓厚的民族特色。毫无疑问，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研究能扩大蒙古文学研究范畴和主体内容……我校有关专家学者还在挖掘利用若干文化遗产，即曾经无人发现和研究19世纪杰出的文学家哈斯宝。由于发掘和刊登了他的译作与著作，才使他名声远扬于文坛和学坛，从而人们看到了蒙古文学历史的一颗明星。”^[2]

就这样，对蒙古文学理论宝藏的挖掘和研究工作给传统蒙古学范畴的丰富和扩展提供了新气氛与新动力。有动力就有方向。随后诞生的蒙古文论这门新学科，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方向和相应的研究思路。与改革开放步调一致，蒙古文论研究工作迎接了丰收节。学科专业化、研究队伍规模化、研究成果精品化是它三个突出的特点。同时这也表明，蒙古文论研究工作已初具规模，受到重视。近30年以来，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蒙古文论研究的学术论文已有几百篇，资料汇编和学术著作已有十几部。其中具备代表性的著作或资料汇编除了以上提及的《蒙古族作家文论选（1721-1945年）》以外，还有《蒙古文论精粹》（巴·格日勒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年）、《文学概论》（巴·格日勒图、楚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悦目集》（巴·格日勒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1年）、《蒙古文论史研究》（巴·格日勒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异草集》（巴·格日勒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批评的功能》（道日那腾格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和谐匀称的创作论》（额尔敦哈达，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年）、《蒙古文论集录》（巴·格日勒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及额尔敦巴雅尔、孟和乌力吉、额尔赫木巴雅尔、宏伟等青年博士的毕

业论文等。通过现代传媒的宣传和报道，蒙古文论研究不仅在内蒙古地区引起众人关注，而且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一致好评。

学术队伍的扩大和研究方向的明确化直接导致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除了巴·格日勒图、楚鲁等老一代学者以外，还形成了以额尔敦哈达、道日那腾格里、孟和乌力吉、宏伟、额尔赫木巴雅尔等新一代青年研究人员为主体的研究队伍。在知识和实践层面上，蒙古文论研究不只在蒙古学有限研究范围内开展理论工作，同时还在区内外民族高等院校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科研领域里发挥了文学理论民族化的实际作用。在内蒙古地区的有关高等院校的蒙古语言文学系都将其当成本科基础课程，甚至某些高校也以该专业方向招收研究生已有十几年的历史。据说蒙古国高等院校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着。

1998年，老学者、蒙古文论研究开拓者和奠基人巴·格日勒图教授的《蒙古文论史研究》一书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一部在蒙古文论最新资料成果基础上完成的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内容丰富，涉及到的问题众多，理论性较强，结论极具特色。由于资金不足，相应的资料汇编未能及时出版。幸运的是，五年后，资料汇编《蒙古文论集录》终于脱稿出版。它的问世意味着巴·格日勒图对于蒙古文论资料搜集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这两部姊妹著作都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挖掘和研究历时几百年蒙古文论遗产”的主要成果。对巴·格日勒图教授而言，收录与搜集工作可谓接近尾声，但对整个蒙古文论研究工作而言，一切正在开始着，发展着，提高着。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蒙古族古老的传统文化是以游牧经济与社会为根基的。游牧文明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蒙古族传统生活中的《逐水草而分片轮牧》、《上帝父亲至高无上，大地母亲高于一切》、《圆满完美》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心理、思维、生活和个性。这些个性特点在文学创作当中也得到了体现。“蒙古英雄史诗以它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永久的艺术魅力成为蒙古族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成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教材。”^[3]值得一提，游牧民族的理论思维是与大自然的原本规律保持一致的。“现存世界和理想世界关系的问题，使古代人开始了理论思维，掀开了蒙古族哲学史的第一页，同时它也是一种哲学思想史贯穿始终的重要问题。”^[4]文艺学理论思维是指导文学创作活动和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精神武器。它与文学创作主要使用的形象思维不同。由于游牧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要求是特殊的，即活动频繁，季节性强，灾祸不断，因此最近一千年的文学记载当中不少理论精品被遗失，而且，有限的理论思维发展也遇到了非凡的阻止。在世界三大文论发源地——中国、印度、欧洲面前，蒙古族文论的储藏量和研究能力容易表现出其薄弱的一面。不可忽视的是蒙古族文论研究毕竟是包括蒙古学在内的蒙古族整个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帮助提高蒙古族文人的创作能力，能扩大创作空间，能增长新知识，使其成为见多识广，知识渊博，与时俱进的特殊精神力量。对一个民族而言，文人和有识之士的增多和无知者的减少；精神含量上升和物质崇拜感的淡化；人文氛围浓厚和机械思维的少用等双重循环都是各种人本因素得到平衡发展的良性现象。

在全球化、现代化条件下，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是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文化习俗，经济生活方式面临着强大的挑战，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发展空间逐渐缩小。有专家指出：“在人类社会文化制衡是最基本的社会运行方式，正是这种最基本的运行方式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适性，人类社会在外观上才会表现出几乎一致的外观特征来，这也像生命体系和不同的生态系统只会表现出不同的景观特征来一样，具有类似性。”^[5]文化和自然生态同样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根基。重视文化事业的良性发展是保证人类社会各群体之间和睦共存的必备条件。全球化是变相的现代化，现代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风靡全球的工业化、理性化、城市化趋势。“世界经济的基本动力已经国际化了，它为无法控制的市场力量所支配，并把真正的跨国公司作为主要经济角色和变革的重要力量，后者并不效忠于民族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哪里有市场优势就落户于哪里。”^[6]当然，在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现象也非常普遍，但这不能代表整个世界的超速而畸形的城市化现象。发展中国家过热的城市化现象直接导致发生了环境污染、农田减少、粮食恐慌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等各种社会问题。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尽量避免重蹈某些发展中国家经历的覆辙。“社会现代化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潮流。”^[7]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们既要在经济领域有所作为，又要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大有建树。抢救、保存、提升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精神文明建设重要内

容之一。另外，目前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经济与贸易往来已主导各个国际领域的情况下，怎样响应法国和加拿大提出的起草“文化例外”^[8]或“文化多样性”^[9]的国际公约的呼吁以及如何保存和发展少数或弱势群体的传统文明和文化遗产是摆在世人面前的难题。“一切文化价值都是相对的，对各群体本身所起的作用都是相等的，因此，文化谈不上进步和落后……强调各种生活方式都有存在的价值，是对各个文化价值的肯定和尊敬，人类应以寻求了解和协调为目的，而不是毁坏与自己不相吻合的东西。”^[10]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文学理论是抽象思维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之一。它是人文氛围的晴雨表，文明时代的象征物，人性与精神的高级形式。正因为如此，笔者认为，蒙古族文论学科建设和对之进行理论研究是现代化的需要，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蒙古学领域，用蒙古语进行文论研究和用蒙古语进行教学工作是具有不可估量的实践意义。在宏观社会文化研究方面，主张开阔眼界，扩大思维空间，与世界接轨的同时，着手建立和发展民族文艺学体系是很有必要的，也是我们所努力达到的最高目标之一。我们相信，在几代研究人员的积极配合和辛勤努力下，蒙古族文论未来道路是曲折而光明的。实践也证明，蒙古族文论研究队伍既有信心，又有能力实现创建民族文论体系的伟大梦想。

参考文献

- [1] 巴·格日勒图著.蒙古文论史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3.
- [2] 巴·格日勒图编.蒙古文论集录[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3.
- [3] 荣苏和等主编.蒙古族文学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4.259.
- [4] 武国骥主编.蒙古族哲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4.
- [5] 杨庭硕，吕永峰.人类的根基——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水土资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215.
- [6] 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质疑全球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 [7]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02.
- [8] 郑园园.法国捍卫文化多样性[J].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04年10月11日，总881期，第18页.
- [9] 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133.

A Survey of the Mongolia literary theory study

O.Chahilul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The theory of Mongolian literature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ngolian studies. It has been into a more perfected period by origin,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The theory of Mongolian literature was the demand of Mongolian studies development, the demand of renovation and progress, the demand of diffusion and immersion of and technique.

Key word: Theory of Mongolia literature;society and culture;Development overview

收稿日期：2004-11-15；

基金项目：内蒙古大学“十五”、“211工程”师资队伍建设项目（204042）

作者简介：敖·查赫轮（1972—），男，蒙古族，原名孟和乌力吉，笔名敖·查赫轮，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文化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研究社会学、民族学。